



# 碑傳集

第五十二冊  
文學



卷二百三十六  
之二百三十八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目錄

文學上之上

盧先生世淮傳 田冕

侯方域傳 邵長蘅

王君猷定傳 韓程愈

蔡先生覺春徐先生鄰唐傳 劉棻

父徐邇黃先生傳 蔡覺春

薛鎔傳 陳壽祺

封先生濬墓誌銘 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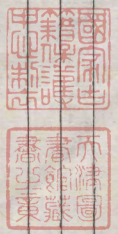
申涵光傳 梁份

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裴麟

邱維屏傳 裴麟

李騰蛟傳 魏謩

碑傳一百三十六



文學上之上

冊裝

卷一百三十六

碑傳

卷一百三十六

碑傳

卷一百三十六

碑傳

卷一百三十六

碑傳

卷一百三十六

碑傳

盧先生世淮傳冊裝 盧世准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涑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曾

祖宗哲官翰林檢討累遷光祿卿祖茂父永錫太學生明啟禎之際文

士修譚子史之學標榜聲譽流為鈞黨公為人簡易伏蕩高自位置恥

矜憤仗以邀名當世讀書尚志馳騁百家為文章不屑雷同筆墨飛動

無鉅釘僻怪之習尋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未幾省母歸復強起補禮

部改監察御史領汎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盜賊充斥公疏數十上犁中

漕弊皆報可役甫竣竟移疾去當是時國事日非東西交訖公俛仰與

懷如抱隱憂悲天憫人往發之於詩遊於酒入日沈飲自放而已甲

申已後每搥衣循髮歌泣無聊掃除墓地有沈淵荷鍤之意

本朝拜原官徵詣京師以病廢解癸巳卒於家年六十六公貌奇古身

長七尺鬚數莖長尺餘土木形骸掀髯雄辨舌本風生如枚生七發間

出雅謔語人一與公涉鼻間栩栩皆以為盧公愛已願為之死屏居尊

水園中杜亭畫扇齋匿峰菴涪軒十餘間茅屋耳堆書數千卷塞破戶

外几案排連筆研置數處蠟淚縱橫公脫帽帶鞵立而讀之讀竟轉立

它處再讀它書雜誦長吟戍夜不休亟呼酒二奴子取瘦瓢貯醖酒大

容十升昇以進之公又手籩欲微醉則假寐鼻息雷鳴少頃輒醒復

讀書如故奴子垂頭而睡弗問也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郎故以杜名

亭公自謂於子美詩四十餘讀余來卻掃益有餘力選摘分帙名為胥

鈔子美別李八祕書云乞米煩住客鈔詩聽小胥余與子美操觚充胥

吏而已校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望補稍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

雞柵占數鵝鳴頗策微動倘藉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又

云子美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耳氣自青第人之才識有

偏全子美之詩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郎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

桑下受風高人冷語公之合祀蓋因以自喻云飲酒不論賢愚貴賤汎

濫酌營老兵可呼囊側可眠食豕如食人以爲輕世肆志非也五十後

亦每病酒大率佹僚沈塞之狀莫自擺落酒居十之半耳曾句人作生

志其詞略云淮生平得志於酒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

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好書般弄涉獵聊復自娛問以經濟



恍墮雲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茫然矣或有舉五柳先生所稱無懷葛  
天民以相儼者逡巡未敢承也嗚呼公之晚號南村意可知矣靖節作  
自祭文公自作一棺古怨古歡留連三歎浸假以况爲輪以神爲馬亦  
逍遙長往已耳昔揚子雲撫離騷而反之嘗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  
作離騷投汨羅以沒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公之於靖節亦猶是也  
公至性過人億事屢中如甲申春日夫豈預知義旗西指蕩滌羣兇乎  
身託

熙朝與仲長子光瘡痍相對以泉石病廢終公實幸矣公之論詩也既  
得其解復神明其意嘗感舉以語人曰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  
樂府名色又五柳先生云清語結心曲詩之佳者可曰清語又王右丞  
自稱詞客畫師山中入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絕慾養花一味  
禪悅藝苑中僅見者又世多以韋柳配陶夫韋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  
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悟處獨闕禪理子厚自云惜無協律者窈渺  
絃吾詩所得深矣又論詩者長舌爲斧斲破珊瑚璣君子有憂之又作詩  
與論詩作畫與論畫總昧其胸次何如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又明詩  
當以高青邱爲大宗又作詩唯推襟送抱望古遙集凡山川草木風雨

神傳一百三十六

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鬪天吳紫鳳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  
古月新霜雪痕花影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闊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  
憐可詫之事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夙饒勝具青鞵布襪興來獨往  
則純於詩矣公之論詩如此故公之爲詩也徜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  
入微達人禪理奇思硬語駢出橫陳不讀公詩不知古今之大天地之  
純大槩公詩有句無篇吾政恐公以篇幅見長耳閒有摘頽放之句相  
訾替以爲口實者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傷其爲天球宏璧也  
余選公詩合諸體不踰百篇直使天清水響水落石出未敢謂陶謝不  
枝梧風雅共推激也公之遺書余僅得離騷南華讀本腕跡猶新余於  
齋中設位以俎豆公投弓而泣踞石而吟鍾期滿志於高山成連移情  
於大海則余之願也夫公所著有尊水園集又杜詩胥鈔讀杜微言錄  
版行世卒之日其子孝餘以公書千百本納之古朴長寬之棺中閩人  
黃閩學景昉作公傳

侯方域傳 侯長齋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宮太常卿父恂崇禎開官戶部尙書方  
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



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與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  
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其爲機穢大鍼罪應箕貞慧  
之大鍼愧且悲然無可如何訶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必念得交侯  
生因候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  
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  
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  
伶往而令它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  
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  
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榜用與大鍼將盡殺  
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  
域儻勇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官平而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  
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  
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津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  
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劔首誅一甲科  
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  
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

傳傳一百三十六

三

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  
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  
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  
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  
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稟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  
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  
六卷又遺稟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王君猷定傳

韓莊愈

南昌王于一天挺異材家學淵源爲文猖狂恣睢隨筆所如無不深合  
理道性侷齷嗜嗜兩漢八家之文有四照堂集若干卷讀者不知其爲  
今人古人也性黜帖括惟以古人爲事以故不得中甲乙科而以明經  
老于一身長八尺貌魁梧意氣豁如胸中無城府見同人雖傾蓋如久  
要議論風發談天下事如觀手中菴摩羅果纖細舉似不失毛髮于一  
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歷任禮部侍郎父時臨中萬曆  
辛丑進士令崑山以清正擢侍御史直聲滿天下見嫉於時外轉兵備



道副使巡海於浙崖魏用事削籍歸烈皇帝御極起太僕寺少卿與會稽劉念臺同講學為莫逆交于一為太僕公仲子以穎悟見鍾愛出入必隨太僕公與客講良知之學于一咸侍側則能執筆記其語及長一目十行下無書不讀視金紫如拾地芥太僕公為聘新建丁大參女女成人博通六經大肆其力於文章與于一幽獨倡和風雨鏃礪于一學成行尊為時祭酒雖曰自致其妻豫貞實左右之也太僕沒豫貞亦捐闈閣于一既服闋非樂於家輒徙維揚居之甲申之變史公倡大義表迎福藩於留都又草檄檄四方忠節之士情文動一時皆于一為之謀也宏光之世文恥耶署武鄙參遊袁公繼威為公兒女嫻於時奉命江楚特疏薦公可大用於朝又以書起于一于一方堅臥為書累千言復袁公道不樂仕進意及玄繻到門竟不起今其書載集中及兩京陷沒人士沮喪遂絕意人聞世日以詩文相娛樂又天資善書臨池之技可以籠鷲而遠近之慕于一名者筆禿可數十簞計也自念中年鼓盆嗣續不振娶真州倪氏女教以伯鸞孟光之義倪名媛聞其指亦相與甘貧守道焉生二子二女皆有家法于一有潔癖一匙一錢非手滌不入口所愛博山焦尾痛寢懷抱中拂拭未嘗假僕婢客揚十餘載所交客

通傳一百三十六

四

滿寰區而梁公逖史遺菴最其所善時或飲酒涕泗併下其亦所感者深也歲辛丑薄游武林武林當軸莫不虛左事之按察使東魯宋公琬尤為知已晨夕出入不限時刻已而宋公以他事被逮賓客散亡惟于一周旋患難中亡何遘疾不起遂卒於杭友人陸麗京釀金殮之卒之前幾日索筆研寄余以詩其序云智度韓八使君逢余西湖旬日別去不及一其杯酒中懷耿耿作此奉寄吳山纔握手忽別淚潸然戎馬關河路鄢陵雨雪天貧囊分故友絲筆傳神仙可歎離君後偏逢載酒船書成以付宛平丁睿子令收遞于一卒睿子裋此詩於其冊中後八年已酉余聞行回晤睿子吳山出其詩兼告以客死狀謀余為立傳余哭之失聲近聞其妻子已扶柩歸南昌即葬其所可知也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與余交近二十年無所不合余不為之傳而誰傳

商邱塾師之以嚴名者曰運寰徐先生執經而待嘗數十人嘗自卯

亂迄於壯追隨彌久而不肯去不勝其繩約者亦往往不能終歲月子

三人最幼者鄰唐字適黃晚年別號我庵世所稱我庵先生者也先生

穎敏非兩兄比而父教益嚴於兩兄兩兄進而質所習可以無譏訶退



者至先生必予之杖或聽焉予師上虞先生嘗舉以訓子曰以邇黃之才之美非人不堪之勤苦未必有今日之成就況不邇黃者顧可優游望逸獲哉上虞先生者姓蔡氏諱覺春字繡石家故貧生八歲卽端拱矩步來問業於徐先生先生目之曰童子整方如是可進也巳而家益不給將廢學先生勉之卒業十餘年不責脯脩之奉崇禎巳卯上虞先生試鄉闈巳中式主司曰宿儒哉雖然老矣不若滓少年之鋒別求於房得劉汝松卷曰此眞風流年少也置先生於副車僅與明經之選是時先生年三十而劉汝松者睢州人乃皞然六十餘矣我庵先生少上虞一載同几席學同傳尙書業才名同噪於時每小試同擅場而賓興去輒同歸不第季自成決黃河沒汴

與朝初開貢舉院於蘇門我庵先生營濟河無舟夜躡荒灘上旣渡惡

風濤之險遂絕意應舉業以年資貢於禮部亦不赴反而求所以爲聖

賢之道上虞先生戲之曰聖賢乃閉門爲之哉我將試於天下矣順治

己亥出就上虞縣知縣改字完冲然人但稱其官曰上虞先生云我庵

先生曰繡石不量時而進必敗未二年上虞先生果以不能曲事上官

罷又六年始得還里貧益加於未官時我庵先生亦戲之曰天下殊誤

人自是兩先生以口語跡遂疎我庵短於視跬步開閭聲辨人然其老

也猶能爲蠅頭書伏几濡墨無虛日性介特不喜接見富貴人卽素所

與遊者有富貴人在召之必不往閤然修窮理治心之學惡爲詞章上

虞先生曰自古有無文之聖賢乎亦暢其性情之蘊耳矣喜爲詩有以

文請輒應漸賢於日久之遂盲童蒙來求者摸索授以書以文藝質則

命兒執筆誦聽之曰丹則丹曰塗則塗形神億於我庵而我庵乃先卒

年六十九又四年上虞先生卒

劉榛曰予年十八從上虞先生學然後知書有句讀字有點畫文有理

脈而進退周旋應對有儀度如發幽室之藪而獲觀日星之光久之益

聞聖賢大義不徒作文字用凡六年而先生官上虞去因上虞故識我

庵先生也我庵先生與予交益親不肯當北面時時過從論爲學之方

非他人所與聞戒勿以文人舉其業而予篤鈍愧莫副也其後我庵先

生道益廣睢州田蘭芳來執弟子禮事之而上虞先生罷歸及門士有

不登堂一顧者兩先生少篤兄弟之歡而未路分鑣至死不能合由今

論定人亦未嘗不兩稱之而猶惜上虞之遇也

又徐邇黃先生傳



先生諱唐字邈黃其初金陵人也大夫父來爲歸德廣文因籍商邱父運寔先生爲諸生師方嚴特立問業者凜肅聽受久之而彌親不肯去田不足百畝有弟產且盡輒分與之年方健喪耦終不復娶先生其少子也七歲就塾聞說書側聽之輒能解其後文藻日發試輒冠軍餼滿貢於禮部不肯赴爲文奇崛駘蕩神明於法度之中侯子朝宗以文雄伯中州不輕許可人獨折節於先生邀之與靜子恭士來玉牧仲爲六子社先生博綜百氏手未嘗釋卷尤好繕寫經傳古文辭針鉅細楷無一筆苟晚年尤研心理學於太極圖西銘正蒙皇極經世及諸先儒語錄潛究奧旨有希賢接統之志薄挾華擣藻之技絕手不爲有志者爭從之執經問學太守閔公聞之延主范文正公講院每闈發古聖賢旨趣詳悉廣衍貫穿古人而皆切中於學者身心日用得所依據焉自建德鄭玄獄先生爲太守興學造士以來人文之盛未之有也先生性剛正清介不合時俗一切干謁裹足不與即郡邑歲時宴聚亦不輕往恬淡自守蕭然寡營治家嚴肅有嗃嗃之風而與一二知交盡歡浮白又未嘗不藹易和樂也年六十九卒

薛鎔傳

陳壽祺

碑傳一百三十一

六

薛鎔字子變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

山海交訌鎔以重名屢卻徵辟及

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築建炎紹興異間以補所闕慨然有志於與善表微喜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爲文清幽道勁善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眾技所以爲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爲刑名養生符呪清談兵家之祕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與儒爲難儒乃峻籬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跡之徒竊吾道以爲盜而論者遂并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爲百家用者十二耳爲吾儒用十乃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爲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爲者哉老氏則旣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曰聖人爲腹不爲



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仁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智之名而用仁義聖智之實此所謂大仁大義大聖大智而歸之無名之樸者也然儒者之書爲中人設法故云爲多而神化少老氏之書爲賢智者加鞭故云爲少而神化多要之修身達變盡人合天歸一而已矣其大旨與明太祖論所謂老子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者相近有南窗草存六卷南窗草又存十卷存存草十卷草腴二卷筠陽詩集二卷籀書十卷禮經微解十卷先儒語錄十卷

封先生濬墓誌銘梁汾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穉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輩李寅清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有之先生之心斷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己者知之或未必深也

碑傳一百三十六

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餽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慰其父兄歲脰脯豐厚最吾邑用以救給黨親婁人子而子若孫被服潛泊食粗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和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尪羸而黃輾轉床第閒聞友人過則若負重疾立力疾往諫勤懇懇必改悔而後即於安親申族家子乞平事即損耗已財未常以貧病解姻黨鄉鄰踰閑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苾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未嘗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二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頰首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以



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獎掖不少倦居九年會丈量下令邑搢紳例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違羣議乃以粟脍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謗者縮瑟余師躬廬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羣蠹藉以蜂屯肆掠先生避難蓮花峯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敢出受執繫則善計策走橐鎗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為輒蒞目幽憂亡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為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邱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五十有六會鐵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續斂以儒冠遂初服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壩之撮斗巢先生以廷璘為曾祖以玉七為祖以文舉為父有隱德蓋環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生子男四曰亭曰嶧曰峴曰暢暢殤子女二長適劉早世次殤孫男四曰旬邑庠生亭出曰疇嶧出曰峭曰壘俱出孫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某鄉舊殯距今三十年亭以份親先生久知且詳銘莫如份宜份因之有感矣民生所困莫甚於賦斂之重

碑傳一百三十六

古任土作貢力役有征不責金錢也天下白金歲輸三千萬自李汝華議加遼餉新餉練餉始今中外為一而三餉之征如故何哉賦重則弊生欺隱影射飛詭之術日益工賸削之奸日益肆吾見井稅之重困吾民也吏於土者莫為之釐剔則追呼而哀號宛轉死敲扑無所控者良善貧民耳夫善良而貧土君子所痛癢當事幾之會忍不為之所乎吾邑土瘠俗澆地久不履畝必隱租逋賦爭尖角之細怙強誼兢請託公行起而持平則謗集一已徇私兩可則害貽百年宜乎鄉先生之謹勅者交相委而攬要者之便其私也夫豪右里胥之奸使非步田定賦計戶編徭雖神禹不能正清丈令下百年之利機其可失乎惟無私者人不敢以私干又必才足以濟之非先生而誰耶使不患苦征徭之弊不隱痛里閭之人斯已耳苟有意於斯則先生所任先生之位也先生可無悔也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為知言爰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死獨全歸松楸在隴卜曰非宜此邱此水實從善壺山靈所祕不遷胡為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



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踈徑外願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戍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旬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尙以古人自處與覺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甯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覺盟旣屢躡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

覺盟乃跣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

碑傳一百三十六

九

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覺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覺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而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厯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覺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遣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圭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圭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覺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疾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楫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致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覺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覺盟託



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  
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  
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臆盟  
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  
所長其他蔑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釋  
著筆曰勗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  
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  
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  
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  
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周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  
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  
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  
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成邊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閒一  
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  
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  
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

碑傳一百三十六

十

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妮妮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  
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  
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次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  
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  
蛻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  
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  
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臆盟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  
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  
復見有斯人矣

魏應

命

命

歲已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  
奉君葬於慶豐橋之左明年予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  
門往予咨嘉興曹侍郎所君日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  
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時君方授徒朱氏蓋輟講誦而從  
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臧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





遭時遇主冠柱後惠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己之感人才衰  
 謝之怒怒焉有傷于予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  
 失其譜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欝父諱瑞徵生君子海鹽之子城  
 行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徒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  
 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餼君雖制舉業而好古學舫航以古人自期  
 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  
 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經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隔宿春而  
 浩然自得自有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人冀其產者欲爭立君即謝去  
 知舊仕宦者君不通干謁或禮請賓之開一選君乃資以游燕趙韓魏  
 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讀所不見書歸而閉  
 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  
 漢宮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  
 考寇變略弇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志諡法考補雙湖雜  
 錄本草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旨乃  
 廣搜百家書晝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  
 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

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簡率不修威儀予嘗與君論  
 文言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錮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  
 言小言觸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君頷之曰然然他日偶閱一名  
 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子亦相與  
 笑而罷其天真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兩女一繼室顧氏范氏孫

男四人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也祖一鵬萬厯丙子舉人官  
 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子諒好學先徵君與為至交  
 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  
 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辨吾姊嘗  
 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問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  
 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為人  
 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  
 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為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  
 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為村老



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媿媿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涌面發赤頰下筋暴起如箸嘗與子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數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旣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齧去或人傳覽相失去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

碑傳一百三十六

士

公峒會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餽甲申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曰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李騰蛟傳

魏應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縣學生甲申國變預竄去諸生名籍隱金精之翠微峰與諸子講易易堂中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獻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褒衣籜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爲人恭惠務爲淳厚與人交未嘗卻末卽有批行亦優容覆蓋之戚友有遺言者取調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較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語諳談議命門



生歌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于是其長兄瑄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跡其行誼私議諡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刺言藏于家

魏禮曰易堂之以易著書者邱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越數日三四覆之父乃大驚喜三獻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警訾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圓中詩日子與易學殆無所得門生後乃大愧騰蛟爲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叔人石城楊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其子竊署妻兄名令大怒以爲名首上其事巡按御史當論死騰蛟乃造令令喜素欲識騰蛟不可得騰蛟因微言妻兄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騰蛟乃極言無罪卽十三家皆爲首惡掛誤令是之更令十三家釀千金進謝騰蛟卻不受令固請騰蛟乃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白陳氏事而御史責令欺謾劾去官論者謂騰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官徇騰蛟皆不易得云





文學上之中

先伯兄魏祥墓誌銘

魏補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先徵君生子五二五殤東房為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歷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伯幼能屬對長而強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為郡守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峒會愛其文拔置一等餽又合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文不肯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酬二親我為閒人可也甲申國變丙丁間禧禮並謝諸生兄躊躇久之拊心歎曰吾為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饗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甯都亂民橫據城市稱義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饋檄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料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峯得全而伯以才名為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

倚伯為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藩王遣使來聘強之行禮以上賓

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為蒲洲邏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甯

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獻書遞至贛贛大帥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為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窺甯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逕至蹂躪其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為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已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為董官賞或以為欲立功名哀哉時禧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殮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痕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搥胸腹死血下痛僵僕二十日而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為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孝廉曾君益其之季子宗牧一適易堂名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



駱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殤伯爲人伉爽強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獨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奸誹諧嘗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于口閒以語得罪先妣妣前批其頰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爲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嗇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不肯以一毫予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欺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慚而怒乎吾但于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旣三年去而公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吾未賈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蠲荒賑飢諸大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暱就伯名動長安中閒以事出關抵丞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

碑傳

一百二十七

二

冠網中僕頭縫掖束帶如故官忽下馬于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殆中國奇士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敵國使知中國有才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洒淚而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蓋爲中外所推重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子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湖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子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尤有餘痛禧禮旣擇日卜地而葬子將銘墓石執筆實亂不能文凡三輟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附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禧叩首叩首拔淚而爲銘曰嗚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天不汝佑人不汝知惟地厚德尙其永載之俾汝孫子萬年

又附兄子世傑墓誌銘

前八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大父徵君諱兆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惟世傑成人年



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版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旣爲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殮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子是長號踊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剄人強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小腹腹痛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又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每戒抑之嘗隨子臥起登牀必自摺疊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羨長有才具能四應子每謂勾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暹之長女太常公遠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棟子得訃奔還慟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誦詰明年更就外傳家駒年八歲醇飾有成人度子甚愛之七月病殤子視殮山下夜深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棺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柩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

碑傳一百三十七

三

顧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甯處蓋其生與世亂爲終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次其生平而爲之銘曰

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倘恍矣汝與父罹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譽矣言信而有徵石視諸掌矣魏禧傳邵長蘅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甯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旣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髡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氓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坳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坳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窺闢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



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娶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畫淋離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琛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巨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稿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

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越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昇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見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子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驍馳似陳亮其遭大獄慄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殲諸

碑傳一百三十七

四

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口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矜然不肖少污其志賢已鳴虜禧儻自謂與

又先叔兄紀略

魏禧

吾叔兄旣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爲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子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爲人形幹修頤目光爽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締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慮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卽櫻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



謝公于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  
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  
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  
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愈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憚伯兄  
目及之曰吾儕甯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  
子跪請乃誡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  
而察其舉止言語聞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侍父而有慢容何  
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  
有隕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譙笑  
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  
性爲兄弟竟自神交託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  
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  
策迨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  
會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會公應遂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  
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  
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

碑傳一百三十七

五

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  
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巨人倣效之得免  
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予鄉人  
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  
若吾甯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實吾鄰  
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予兄弟嘗目送之相語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  
何以主是翼日躬庵復經過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爲者躬庵  
語以故且曰爲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館舍  
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子兄弟真可以託家矣于  
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偕儷俱來何如曰  
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醜面喜極裸雙袖水  
濡濡滴髭髯走逆之延住子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  
堂者也時易堂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確齋  
時益王權之文孫云林稱齋則宗維也名謙南昌人曾魏善伯祥魏沐  
叔禧彭中叔任會青藜燦魏和公禮甯都居贛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  
至者而先生獨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公孤不能自存先



生則撫教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芑刺在身法言異語涵溶漸漬斬其改而後卽安已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卽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夫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羣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既登木者或卽行剗易子弟無恆父師往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惘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謂受業楊伯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交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徧交之間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乎齋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確齋亦嘗曰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批卻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之戊午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

碑傳一百三十七

六

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于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倉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娶賴氏其父名韋字子弦先生子門人中至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倣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纛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冥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寘行篋中武進鄉程邨祇謨見之喟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予是攜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勿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以欺先兄禮往答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叔子年譜尙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略



見于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功積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為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子夜于時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慙然罷而伯兄竟先世矣嗚呼痛哉夫孰任意悲苦者之獨在禮耶季弟禮拔淚紀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卻謝親友祭奠戒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孝等語勉從命故兩先兄皆不敢請乞大人先生之言以為光寵其或垂賜收錄者則存亡均感不朽附識

李先生文允墓誌銘黃宗義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蠟燭為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揚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

碑傳一百三十七

取裁陳後岡徐文長又為異趨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徽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怛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有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允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星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湖忠襄會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會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檮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承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



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  
兵革之際匪毗彌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  
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窬草石與失職之  
徒萬悔巷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  
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  
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  
纍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  
緯集甬上者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婉轉屬  
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筐錫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  
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  
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  
亦以連染死淺土半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  
及美事先生不肯讓入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  
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  
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  
謙尼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啟壬戌四月二十

碑傳一百二十一

入

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暇女六人長  
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暇將以某年月

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  
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  
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  
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黃先生徵之傳

陳廣煥

黃徵之建陽人初名師先字帥先晚易今名改字波民徵之初以布衣  
爲史可法幕府上客可法以大學士督師維揚奏授以官可法殉國遂  
行遜以老時之稱徵之者謂其才略王景略節義謝臬羽而詩筆妍麗  
不類其爲人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新城王貽上嘗傳其小桃源山居一  
詩小桃源爲武夷最勝處詳其詩語徵之蓋嘗以黃冠歸故鄉其後出  
遊大江南北康熙丁未郡人葉矯然遇之京口僧寮三伏中爲矯然揮  
汗賦五律於便面意氣不少衰後二十年矯然至延令放生菴見其壁  
上詩詢主僧云化去五年窮老無子沒於維揚同人贖金以殯矯然求



其全稿未得錄所見詩以歸其詩妍麗中正復冲遠有王孟風致無窮  
愁拂鬱之音足以見所養矣遺民詩感舊集皆以激之爲福州人豈其  
先本由三山徙建耶至矯然詩話謂其工文與書而尤長於詩方之陳  
白雲則非足以盡先生者

論曰世傳史督師報我攝政睿忠親王書爲閩士所屬筆波民先生豈  
卽其人歟先生節義誠足頡頏皋羽而其才略舒卷以時譬之神龍見  
首不見尾則有非景略所敢望者獨惜其爵里行業之概莫能詳也維  
揚人能殞先生而吾鄉無能表章先生者亦鄉部之恥也有心者旁求  
之維揚其軼事遺文尙或有可得者歟先生小桃源詩足以想見其爲  
人別綴於後武陵之別調固啼髮之遺音矣其詩曰枿斲方知入世非  
幽尋勝踐豈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短  
髮新裁荷葉理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橡實寒泉可療饑

彭先生士望傳

陸麟書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哲明季以諸生遊公卿間名籍甚士望少自  
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  
學哲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

望畢殯葬卽往謁道周

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

九

子監生涂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鎮江見東林諸公

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  
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  
并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  
都部司索賂與同薦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  
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斌  
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  
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  
依魏禧居翠微峯巔後與禧兄弟輩講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  
是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  
達雅故乃強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始戢丙戌改湖東湖東治  
臨江居戎馬閒擁羸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謀一意殫力民事民愛  
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倉力間以相  
地術遊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  
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爲宗



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  
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偽不  
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  
結納殆遍其規諍過失疎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  
至於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願心非微倖反  
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  
顧云所著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四  
十卷三子厚惠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第世其

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真猖狂恣肆  
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  
病一言以蔽之曰虛掃除積習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王君士祿小傳五弟方神友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為人清介有守自少

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縞紵論  
交時號三王既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

碑傳一百三十一

十

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羅吏議下獄鍛鍊久之無所得得昭雪則  
跳身之吳越借諸名士為六橋三竺之游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  
花逾時忘返識者歎為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訃晝  
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  
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斑斑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  
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諡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  
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  
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為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  
木瞻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  
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於高唱誰識襄陽  
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葦路藍縷皆昆實  
首庸焉當磨勘之獄解扁州南下阮亭時為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  
持之而泣西樵都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  
較前差進否人歎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曰出  
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  
咸目為定評云



孫學稼傳 陳壽祺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曆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  
昌裔萬曆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愛之學稼幼能詩垂  
髻補縣諸生時明已阡危閩中尙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  
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濡染皆名彦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刻厲  
過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宦族強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  
昌全皆居清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  
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唐  
大清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耽  
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閒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  
耿精忠之未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  
名士多迫汚僞命眾始服其遠識學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翱楊維  
楨之間既消落自廢則舉天下山川徼塞并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  
之得失四方耆舊之顯晦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愴然有麥秀黍  
離之遺音當明之亡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禽獸蟲咽於空山  
窮巷之中風雨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

四庫書以張仁熙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

上

清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莆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峯朱國

漢為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臬青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幸遺文  
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于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其少作斷自  
順治丁酉始為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良高兆序之然世無知者  
康熙二十年重九歿于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  
久之集為其裔稚女誤燬嘉慶六年縣進士陳鍾濂得其稿於京師皆  
顧炎武紀瑛鍾等論定者進士從父庚煥復得其所缺逸詩數十篇乃  
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表并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  
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布衣周君篋墓表 王期 范略 朱一是 周笠附 王汝 沈進 李毓友  
君諱篋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篋谷先世居朱麓千金圩徙嘉  
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  
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  
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  
易箕筭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為古今詩超超



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弟子繆涿交賞君詩會予  
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  
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贖金會登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  
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  
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僂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婿以嫁采石估載米  
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  
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  
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  
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  
或不辭去恆儻募不羈嘗歲除忽擊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  
又嘗元日挈子叡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  
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叡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  
中燈修成就之則僧墨痕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  
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淨  
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  
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

吳碑傳一百二十七

十一

則已瞑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  
步琉璃燈下觀壁間所錄詩殘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入爾非賊也  
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  
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子與江南秋試榜旣發今戶部侍  
郎德州田公雯爲子張燕君適遣子道遇吏部郎卞顏君光敏偕之  
來布衣紉履取寶皆愕貽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  
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權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  
者坐客莫敢視君滿飲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綉壯之賦樂章贈焉  
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  
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  
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篋以分書題名於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  
子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問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  
促就道旣至留二年率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  
下未會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尙書崑山  
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  
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吝貧妾



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貧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臧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貧不耐持竿贖伺候人卻不受乃與令監察御史錢唐冀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頰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冀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皎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令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按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改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天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皎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子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偏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翊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王汾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住還尤數含山盜起書劫梅會里汾被執家故貧勸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尙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冲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鑿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誦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稿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又采山堂詩鈔小傳 鄧方坤

周篁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管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廬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粃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史

營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筒未嘗少暇息其爲古今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入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涿秀水朱彝尊

海甯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釀金會餐



泊舟于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漉出私錢  
爲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  
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  
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敗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  
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塗循蹊路前進改哭於後不少顧  
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下心  
動乎曰吾行不失信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其啗留信宿乃躋  
山顛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募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  
醉書五言云似上不游岸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  
頗突兀應事還粗疏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眞可當一幅寫照矣

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

徐鏡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爲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柟之爲人以  
跡地使酒至罹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  
安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廬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  
沉乎諸貴人憐之卒出柟於獄而柟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

碑傳一百三十七

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  
槎世爲吳江人明刑部尚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錫舉  
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  
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爲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  
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值我

胡庭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爲雞壇牛耳之盟馳  
騫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玉峯兩徐公暨諸名賢  
角逐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煙世咸以才子目之丁  
酉登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請室慷慨賦詩隨蒙

世祖章皇帝寬宥遣戍甯古塔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  
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非生非死非死之句送更無  
不嗚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甯古塔垂二十餘年  
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顛連困阨也無錫顧梁汾舍  
人與漢槎爲髻鬣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曰所著詩賦於納牘侍衛  
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  
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



也地與甯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

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賺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爲悲喜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經師館於東閣者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戚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眾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驂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亦痛其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婿余之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肅之女子男一人振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柩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卽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不忍辭遂爲之銘曰

碑傳一百三十七

七

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目錄

文學上之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徐乾學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韓菼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毛君駱墓誌銘 毛奇齡

黃君晉良墓誌銘 鄭梁

徵仕李君良年行狀 朱彝尊

邵山人長蘅傳 陳玉璠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禛

許友傳 陳壽祺

彭山人通傳 李燾

前文學汪先生璣傳 互見理學 顧麐年

吳徵君雯傳 王萃

劉先生丁傳 蔡世遠



文學上之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真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眾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強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耶

至尊每為太傅勤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閒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三十四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

碑傳一百二十八

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為祭酒深器

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

京兆府借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

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

傅曰吾子年少其少埃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

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

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

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嶽幸

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采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

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耶容若既

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

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

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

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

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懇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

髮髯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待左

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僮僕護

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

傳一百三十八

二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

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

有選本撰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

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北宋

請子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資授梓每集爲之序他論著尙多其

書法摹褚河南臨本祇帖閒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

館爲容若嘆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卽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

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珮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

他人鼾聲相和閒以意製器多巧俚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

屢中不肯輕爲人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

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

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宏蘭閣蘭閣心術難問婁師德

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



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今  
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  
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  
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  
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  
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  
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卽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  
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  
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  
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  
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游皆一時雋異  
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  
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

輿傳一百三十八

三

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  
皆出涕爲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  
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旣爲詩以哭  
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斬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  
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  
以不死亦又奚哀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解英

維天篤我勸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  
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媿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  
卿子發聞能與人家國者亦往往聞出其或年之有承有不承斯造物  
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  
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  
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星懇達爾  
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努女爲  
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宮傅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傅公勳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前光重休襲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人皆曰宮傅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數千言一時驚歎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當是時

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龍羌道險遠君閒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峻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旣以敬慎勤密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譚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益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命以其狀日再三報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賜奠恩卹有加屢慰諭宮傅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闔明入直必之宮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煥寒之節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

口體爲孝也侍

禁闈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滌沐其從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



寬廣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事而于往古

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

指數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惓惓忠

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為我有邪於萬斯年之計

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

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

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給分義輸情慤率單寒羈孤侷條困鬱守志不肯

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

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為歸藉君以起者甚眾而吳

江吳孝廉兆騫以雋才久成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愛重如蓬海之

得幼安與根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

格頗好為詞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詩選詞

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

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哀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

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即他日之世

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

疎逃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

壞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為邦家致惜者

也君卒於康熙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

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

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

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歎而哭之慟既為文以誌其藏而顧舍人

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宮傳公以君之嘗道余不置

也屬以文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

落辭輒論著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以銘銘曰

鳳背麟角絕世稀渥注爵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之基弱年文史貫珠

璣胸羅星斗翼天垂拜獻昌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戕巽吉

士宜

帝簡厥良汝子為周廬陛楯中矩規耶曹竊視足不移手挽繁弱仰月  
支錯雜帳帟書與詩奉使絕徼窮羌氏冰雪皸痂不宿馳山川阨塞抵  
掌知卒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嘉尼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暫期阿鴻摩天竟長  
辭正人元氣身不訾平生宛結何所思要扶義和浴咸池明良長見唐  
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齋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之琳瑯金薤  
散爲詞我今待書表其微荒郊白烟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已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

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旣爲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  
子之深者窺諸孤不知狀其行事子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  
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撫其大節而爲之表君姓劉氏諱  
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瑯邪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  
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  
旣罷歸裁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  
醉臥矣故人子閒有餽遺盡付酒家媪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  
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佃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  
羽心知之靡閒也佃負才有氣概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畜之  
不則張目叱去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劫殺之佃無子其族人無可圖

碑傳一百二十八

六

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人士爭識  
之而子羽則逖跡瑯邪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爲  
八才紀容圖謂予貌似子麟因登瑯邪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  
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羸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羸葬以慰厥  
考心每爲子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慎勿學  
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卽墨知縣周斯盛中  
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佃詩大嗟賞已悉其爲佃復仇  
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僮僕翁長五尺  
餘蒼髯鬚鬢沒齒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  
爲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爲至於事關大義則增繳雷迅  
寓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不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弔者在門乃蹶  
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  
八十二命三日後藁葬子六人哀喪某某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  
不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爲是難能也至老親羸  
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賺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卽於  
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爲重後



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嫻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  
憂也予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閒尺素  
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爲舉其大者  
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爲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  
剗刷藏於家

毛君駢墓誌銘 毛奇齡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  
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冷十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  
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  
冷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  
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子官京師高陽相  
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  
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  
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子及會  
侯而三也子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子以被薦名京師而稚  
黃家居尙爲人稱道如是暨子請假歸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

神傳一百二十八

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  
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  
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雨等將卜  
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沐宋以前無  
二族而子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  
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  
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  
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  
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  
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  
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板華亭陳子龍爲  
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款  
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  
講學戢山之麓君執贊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  
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皆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  
因功皆身自慙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帽其子從父昆弟及



族黨親里雖葭李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  
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  
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  
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  
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  
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  
臯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慎如此君作詩以  
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  
必本經術往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  
有根莖也然而根柢無他識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  
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當在乎是每自頌之爲  
作文箴云君自執贛巖山後卽有志聖學始嘗旁覽三氏書久之以其  
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  
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太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  
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太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  
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入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

神傳一百三十九

首功人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歎伏  
願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願  
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開  
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  
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異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  
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藥雲集晚唱詩辨坻韻  
白鸞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板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  
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願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  
匏首戴幘數重疊屨三十層于牀上覆斗而僵其中聲息嚶嚶每呼  
人則以手擊腕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  
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旣而名駿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  
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友三長適徐鄴卽世  
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子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  
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  
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



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曠生不滿百三二而贏相  
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願為銘者  
三人中人

黃君晉良墓誌銘

鄭傑

君姓黃氏諱晉良字明伯處安其別號也聞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  
穎敏讀書窮理務為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十九與其伯父  
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  
歸之闖賊之陷京城闔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  
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邱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升工部營繕司  
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  
本朝一統失職家貧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脩  
以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君皆力解之其  
容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方遁所過州縣縉紳多為怨家所  
持動輒羅網大將軍亦不免修暱毗之卻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  
甚多蓋君雖不遇于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人所至必有以及  
物類如此君既抱用世之志鬱不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于著述而又

神傳一百三十八

九

旁及于藝事生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學  
諸書嘗作唐詩刺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石井作井上述古詩  
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已志書法得  
二王精蘊時寫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射當  
為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  
解推風息游道凌遲士之挾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  
與中原阻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屣甲寅  
之亂僑寓虎邱者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  
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明萬曆乙卯十  
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  
知澄邁有聲會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  
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守某之孫女有婦德  
封安人前君沒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覺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  
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  
生宗香宗望宗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焯會  
孫女六當君寓虎邱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



之人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諱諱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于公公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慙慙丈夫生不獲建勳退而著述意所勤不甘泯沒何獨君吾言鐘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隨煙雲

徵仕李君良年行狀 朱彝尊

會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甯海州同知贈尙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會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海會里十傳至博士中萬歷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甯海州時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會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餽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鷲其故居

吳碑傳一百三十八

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為童子師子方避地長水借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嬭謂子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談夜或襍被其寢四方賓客至則醪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廬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邱侯方城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特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沓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詢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



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  
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  
嚮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  
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賜太官饌高坐而譙申以賦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讌畢纒纒千言賦詩皆極瑰  
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旣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  
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子漾濞灣其  
南曰觀槿東曰刺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眾君精  
心許其築草堂也構櫺柱榭飯饑之屬一經鳩度立匠入坊者于前分  
授之斧斤旣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  
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  
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旣罷官與君往還  
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瘧旣痊矣復病竟沈綿不起享  
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

陸氏子一人潮借園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莠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

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簿同時無不愧惜雖然才也  
者眾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  
上元倪榮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誥旣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  
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  
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洞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  
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  
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借之請書其平生大槩  
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邵山人長蘅傳陳玉璣

山人姓邵氏名長蘅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滄  
里五歲侍其家先生卽席名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  
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彀五策橫放多觸忌諱語  
破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麟視學江南歲試拔  
第一當食餼會丁母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絳誤者萬人而山  
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卽又以古文雄一



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撫秦漢樞八家要是華葉耳奚其傳是時邑人鄒祇謨董以甯方與玉璫以古文相劇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邵子荆川先生後一人也玉璫曰然久之囊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動京師宣城施公閏章新城王公士禎崑山徐公乾學黃岡王公澤宏皆先達有盛名願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彝尊鹽官陸嘉淑慈谿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為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率臆點竄無所徇亦不肯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俯視所為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強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為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為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青鬚猶從少年為倚門粧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束書歸江南嗟乎

神傳一百三十八

五

國家三歲一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免園冊黃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入顧困厄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髯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飭名節每喪苦出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繇墨衰奔走闔閭又以病茹腥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泣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庫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地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子貸以應有族子略賣為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于家略做温公書儀朱子家禮為儀節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繫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已巳山人年五十三即治棺棺成顏曰息菴而自為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既歸益縱情山水為其大兒娶婦便勸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菴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為浮



家吳越開未果會中丞商邱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幕府山人注書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荷賤官階當用誰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真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卽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清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遂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觥觥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邱莫云先是康熙癸丑

詔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堯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爲多會軍興報罷後十年復奉

詔修山人時客京師堯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彙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篋囊旅囊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

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驂驪吾邑令王侯元烜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爲鏤版行

陳玉璫曰子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蘄黃顧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

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青門文章似柳子厚

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齟齬少許可顧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范先生明徵傳汪士禎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王

田人元至正開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

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

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旣屢躋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

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

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

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齟齬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旣而眾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宋陸異同

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揚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



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子爲揚爲墨也湍水把柳應口而斥至其高生之謂性孟子不遺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爲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爲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兩先生爲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子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爲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麗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岷山

神傳一百二十八

四

徐學士元文破

命爲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聰之非予爲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簷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浹與



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  
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于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  
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牲仔仔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  
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  
者矣因撫其大者著于篇

許友傳 陳壽祺

浙江甯紹道提學副使友師事會稽倪元璐

大清康熙中以諸生終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迥秀水朱彝尊稱其篇章

字句不屑蹈襲前人如俊鵬生駒未可施以鞴勒酷慕宋米芾構米友

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過字不棄一字真意順治開歲貢生受詩於

王士正尤工絕句知陳留縣調長洲卒官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

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字叔調一字雪邨康熙五

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嚴正勇任事擢禮部郎中以薦出

稽江南虧空卒於揚州有玉琴書屋詩鈔族兄琬字天玉明崇禎十二

年舉人順治中官安定知縣善新城王士正士正作慈仁寺雙松歌贈

之稱爲閩海奇人有鏡堂集許氏累世擅三絕閨房亦嫺翰墨風流文

采蔚於海濱云

彭山人通傳 李塏

順治十五年蓋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餓嘯臺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

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姪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

張秉曜結北邙社秉曜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惹睡魔

秉曜云生死摠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

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于酒好學書及晝時絕炊妻子嗷嗷尚

據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

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畫衣  
夜被其妻曰盍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  
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延之必爲置酒半酣輒呼嗚嗚不自休  
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  
浩歌如故而書畫益進

李塏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簡遨遊人閒何吾蠡彭氏



之多奇也然山人吐棄世故至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始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汗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儀志案結語深

前文學汪先生遜傳互見理學陳麟年

文學汪先生諱璣字文儀別號默庵新安之金城人其先世出唐開國公鐵佛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生而穎悟十齡通五經諸史而文章宗仰昌黎然不屑事俗儒章句于韓文尤倦倦於原道年十六即潛心性理諸書從所好也性孝友事其尊人惟晦公色養備至守身寡過貽親

令名實筵之御榮于誥贈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仲弟天憂勞成咯血證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歿兩發舊疾人歎以爲真中更喪亂兼治生以贍俯仰而絃誦弗衰游楚僦居漢陰因入籍楚庠雖文名

日噪淡如也惟力于躬行一言一動必乘成法平生不妄交游所師友者錫山高巢海先生及紫陽吳徽仲鴻川汪惕若吳趨徐俟齋數君子而已故高奇詩有云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所

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凡八易稿而研究愈精潁川熊敬修先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

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于四聖矣其見嘉許如此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集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

便讀月課問答各如千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輩著作甚夥或梓或未皆可以傳世不朽者年七十四而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

先生論格物致知之義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曰鈞食餼於庠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鄰石同庠得拜先生於漢上儀範肅然望如山嶽及聆其譽欬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與予反覆于吉凶消

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信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可謂勤懇矣今先生既歿其言立凡所論著皆大有補

于先儒嘉惠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吳徵君雯傳王萃  
徵君姓吳氏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于詩筆之間一再試有司不見



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  
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禎  
時官禮部見而嘆爲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  
爲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  
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  
有也會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胸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絕  
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  
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  
貧者假千金鬻財里中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政致之幕下  
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晚訪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  
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  
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緒業世之爲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  
詩輿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鶻子瀉山寂子之  
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尙千餘篇新城剛定爲如千卷子二人江  
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尙幼天下號曰徵君

神傳一百三十八

七

王萃曰余已未歲暮始于蒲州識徵君鬢髯嗛嗛然飲酒不數升輒醉  
醉輒左手持罇右手持冷炙吟詩不輟過其家屋破日光穿漏土銜上  
一卷數寸許紙微墨渝如市肆籍書皆顏柳戈磔則其近詩今二十餘  
年矣徵君好仙佛淡榮利晚有鄭谷之竹四畝欲作堂歸老不獲悲夫

劉先生丁傳秦世遠

先生姓劉諱丁字先庚始祖雲逸公自宋南渡後由玉山徙居南昌十  
數傳子偉公分居黃堂又數傳諱一琮天啟開歲貢例得補職聞魏閣  
附文廟議以疾辭崇禎時乃就山陽訓導生曷昇生先生先生少失怙  
恃年十三卽知向學五經史漢諸書皆手抄錄深思默識期於有得曰  
學非徒論說也爲諸生五十年未嘗一日去書凡天文地理典制音律  
醫卜皆洞晰源流尤邃於易每日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便是  
圖象此不得以傳註拘也言動造次皆有禮法正襟端坐雖夜分未嘗  
歇側立教在氣質上提撕講讀竣則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爲第一義  
就學成材者甚眾家居早起必奉先展拜拜畢以次同室肅揖得時物  
必以薦曰吾不及事吾親忍先嘗乎祭先虔肅致齋禮器親自省視家  
齋於財而好施族中有貧不能贍及婚葬無資者以銷穀分給計無所



出則累日不憚子弟燕見讀者必問誦習若何耕者收穫若何勤則慰勞之或不副所望則曰奈何荒本業而嬉性渾厚不言人過有譏議前輩者應之曰彼好處甚多何不齒及其人悚惕無所容嘗曰吾生平無他長惟不肯爲巧捷行不敢驕人所不知如是而已當鼎革初鄉爲盜藪所遇無脫者盜詢知姓名驚曰君子也遂不犯金聲桓王得臣下江西人方倚之先生適郡城還密語所親曰忠信眾之師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此南昌其塗炭乎後果以叛伏誅有鄰人子被父讎出訴於外塗中望見公趨而避曰我不敢見劉先生由此改行故人子有充縣役者色張甚見而詰曰何至於是其人疾走強挽之不得自是退役有患讀書成疾者答曰子年十八得血疾痛自懲治二年而平復三十而壯五十精神倍少時今七十如故此節欲效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制藝本經傳出入史漢古文以馬遷昌黎爲宗詩做工部無明季龐雜之氣同時名宿若袁崇熹徐世溥龔仲洙劉飛池皆以文章相切劘者也鄉試凡十八皆以用古被黜自訂制藝二百餘篇所著有詩古文八卷家居便覽歷代典略正學粹言藏於家

碑傳一百三十八

天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淳朴有明一代尤多真儒先生酷行隱德著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卽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09102



